

罗伯特·彼得森博士，救恩，第 5 节， 选举，历史侦察

© 2024 Robert Peterso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和他的救赎教学。这是第 5 节，选举，历史侦察。

我们继续关于救赎的讲座。

我们正在探索“拣选”的教义。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前就拣选了人类，让他们得到救赎。我们将继续进行历史勘察。

我们已经讨论了奥古斯丁、帕拉杰和马丁·路德。现在我们来谈谈约翰·卡尔文。虽然约翰·卡尔文（1509 年至 1564 年）尊重梅兰希顿，记得这位才华横溢的希腊教授，也是路德宗教改革中路德的继任者，但他淡化了奥古斯丁的恩典和预定论，也淡化了路德。

梅兰希顿淡化了路德的恩典和预定论。虽然加尔文在 1509 年至 1564 年间尊重梅兰希顿的学识，并将他视为基督的兄弟，但他对梅兰希顿的神学协同论持异议，更喜欢路德的神学独一论。日内瓦的改革者加尔文致力于圣经释经，以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

加尔文是多面手。他不情愿当牧师，但多年来一直忠于职守，在这座城市里，他遭到许多人的辱骂和不尊重。他在学术方面毕生的活动是撰写《基督教要义》，这是一本系统神学书，最初是在他 27 岁时，这本书让他声名鹊起，之后他不断改进和扩充，直到 1564 年完成最后一本《基督教要义》，在这本书中，他给了我们他对基督教信仰的权威理解。

另一项任务，他每天都传道和教导，做了很多牧师工作，但除了编写《基督教教义》并对其进行改进和扩充之外，另一项任务是他的圣经注释。他注释了《新约》的每一本书，除了《启示录》，他承认自己并不理解《启示录》，而《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则不那么重要，他只注释了《约翰一书》。至于

《旧约》的注释，他在《以西结书》中途去世了。否则，我们可能会有一整套《旧约》的注释。

日内瓦的改革家加尔文致力于圣经释经，以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他强调上帝的主权，并发展了强有力的选举学说。加尔文在他著名的《基督教要义》中阐述了他对宿命论的看法，引述如下：“因此，根据圣经的明确教义，我们断言，通过永恒不变的旨意，上帝一劳永逸地决定了谁将得救，谁将遭受毁灭。”

《基督教教义》第 3 卷第 21 章第 7 节。反对者攻击加尔文关于选举和自由意志的观点，他以 1543 年关于自由意志和 1552 年关于上帝永恒预定的论述作为回应，在我看来，这是了不起的，因为它回答了我所听说过的几乎所有当代对选举的反对意见。他在 16 世纪中叶做到了这一点。加尔文承认他受益于奥古斯丁的神学“如果我想从奥古斯丁那里编织出一整卷书，我可以很容易地向我的读者表明，我不需要其他语言，只需要他的语言。”

《基督教教义》3，22，8。第 3 卷，第 22 章，第 8 段。加尔文去世后，日内瓦学院的领导权落到了他的继任者西奥多·贝扎手中。1519 年至 1605 年，贝扎接受了加尔文的神学，但追求不同的神学方法。他是路德和加尔文时代之后新教经院哲学的领袖，这一运动比权威改革者更强调哲学神学。

贝扎的神学体系比加尔文的更完整、更强大。16 世纪末，年轻的荷兰牧师候选人雅各布·阿米尼乌斯在日内瓦学院接受了这种强大的加尔文主义教育。阿米尼乌斯和宗教会议、教会理事会、教会会议和大会都是Doort的好词，Doort是荷兰城市Doortrek的简称。

雅各布·阿米尼乌斯（1550 年至 1609 年）是西奥多·贝扎（Theodore Beza）手下的日内瓦神学院学生。毕业后，他回到阿姆斯特丹，接受了荷兰教会牧师的召唤。我认为他备受推崇。我的理解是，他是一位宣扬圣经并热爱人民的牧师。

后来，他在莱顿大学教授神学，并取得了教学上的成功。他还遭到同事弗朗西斯·戈马鲁斯（1563 年至 1642 年）的批评，戈马鲁斯是一位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他对阿米尼乌斯的救赎论提出了异议。他们争论了一段时间，然后戈马鲁斯正式指责阿米尼乌斯偏离了荷兰教会的教义标准，在他那个时代，荷兰教会的教义标准是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教义问答。

作为回应，阿米尼乌斯撰写了一份系统性辩护，即《情感宣言》。整个辩论、这场来来回回的历史运动和辩论的最后形成了多特信条和神学宣言。今天，在世界各地，归正会，归正传统教会，与来自苏格兰的长老会相反，他们使用威斯敏斯特标准、大、小要理问答和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归正会，匈牙利归正会，南非归正会，等等，他们使用三种统一形式，除了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要理问答外，还包括多特信条。

但在阿米尼乌斯时代，没有多特信条。他的抗议导致了多特信条的产生，他的门徒的抗议导致了多特信条的产生。与此同时，阿米尼乌斯本人也抗议将教会的教义声明添加到正式符号中。

我们已经有了《比利时信纲》和《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不需要其他东西。我们不应该去打扰它们。

因此，这些事情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待。荷兰加尔文主义者整体上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尽管《多特信条》和《海德堡要理问答》中没有多特信条的细节，但大纲肯定是朝着那个方向的。阿米尼乌斯遵循了他以前的老师贝兹的系统神学方法，但在救赎计划方面开辟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几年前，我读到一本关于宿命论或永恒保障的不同观点的书，并了解到两种不同的章节和观点，这让我很惊讶。有改革派阿民念主义和卫斯理派阿民念主义。起初，我说，改革派阿民念主义？这听起来像一个矛盾的说法，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但它是正确的。卫斯理派阿民念主义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当然是约翰·卫斯理提出的。改革派阿民念主义指的是阿米尼乌斯和阿民念派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的。

荷兰教会进行了改革，因此阿米尼乌斯坚持法令之类的东西。我引用了卫斯理宗阿米尼乌斯较新的神学书籍，即使不是直接引用。我们向信仰的祖先雅各布·阿米尼乌斯致敬，但他坚持法令。

卫斯理宗是否应该坚持神谕，并反复推敲上帝在创世之前的谕旨？他们反复推敲了一番，然后说，虽然我们非常尊重阿米尼乌斯的教义，但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相信神谕。其实，阿米尼乌斯相信神谕。整个荷兰教会都相信神谕。虽然卫斯理宗传统一般不相信替代刑罚，而是相信某种形式的政府理论和替代刑罚以外的观点，但毫无疑问，阿米尼乌斯坚持替代刑罚。

因此，存在不同的阿米念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其称为阿米念主义的传统是正确的。也许最好称之为荷兰阿米念主义，但它是改革派阿米念主义，与卫斯理阿米念主义相反。它当然与荷兰教会及其继承者的改革派加尔文主义不同。阿米念主义的著名著作是《情感宣言》。

我很喜欢卡尔·班格斯（Carl Bangs）写的阿米尼乌斯传记，书中他对阿米尼乌斯的态度非常积极友好，尽可能地展现他的观点，但他承认有时他并不坦率，他不是，我不想说他不诚实，但他不是，我不想说他不诚实，但他并不坦率。例如，班格斯引用阿米尼乌斯的话，说任何相信基督的人都不会背离恩典。脚注说，坦率地说，阿米尼乌斯在这里并不坦率，因为他对基督信徒的看法是指继续相信基督的人，因为他认为以前相信的人可能会停止信仰，从而背离信仰。

嗯，有问题，确实有问题。另一方面，阿米尼乌斯确实没有受到戈梅鲁斯的善待，我认为他可能因为受到一些更强大的加尔文主义兄弟的虐待而早逝。阿米尼乌斯遵循了他以前的老师贝扎的方法，这是一种改革经院哲学，而不是加尔文更符合圣经的方法。

这难道不对吗？不，神学是不断发展的，特定传统的第二代会扩展和发展其父亲对信仰的看法，这是有道理的。与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不同，阿米尼乌斯教导说，上帝计划拯救他所预见的所有人。这就是他理解圣经关于预见、

预知和预知的教义的方式。上帝计划拯救所有他所预见、预知并相信基督的人。

这意味着救赎的选择取决于、依赖并受上帝预见和预知人们的信仰的制约。阿米尼乌斯同意奥古斯丁和加尔文关于罪人无法做任何事情来拯救自己的观点。这是阿米尼乌斯神学与许多半伯拉纠主义的阿米尼乌斯神学的另一个不同之处。

然而，阿米尼乌斯试图通过假定上帝给予每个人先行的恩典来改善精神上的无能。“足以拯救的恩典赋予选民和非选民，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相信或不相信。”奥古斯丁和加尔文教导说，先行的恩典是特殊的，不是给予每个人的，不是普遍的，是有效的，是有效的。

但对阿米尼乌斯来说，这是普遍的，而不是有效的。他预见到了卫斯理的流行阐述和出版，即普遍的先行恩典概念是阿米尼乌斯系统论的关键。阿米尼乌斯追随加尔文和贝扎，肯定了上帝的预知，但他与他们的观点不同，他说这不是因果关系。

“一件事不会因为被预知而发生，而是因为尚未发生而被预知。”阿米尼乌斯的《私人辩论》第 28.14 节，詹姆斯·尼科尔斯译。根据阿米尼乌斯的说法，救赎的决定因素不在于上帝，而在于人类。

造成这种差异的不是上帝的主权恩典，而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尽管人的意志天生腐败，无法选择善，但上帝的普遍、先行恩典使所有人都能对基督表现出拯救的信仰，只要他们愿意。根据阿米尼乌斯的说法，上帝在救赎中的作用是预见罪人的自由选择，然后根据这种预知来选择或拒绝。

阿米念主义在荷兰改革派神职人员中逐渐兴起，阿米念死后几年，一个有影响力的少数派发展起来。阿米念派制定了一套系统性辩护来捍卫他们的观点，被称为抗辩派，抗议者自己也被称为抗辩派。实际上，这个词与新教徒这个词没有太大区别，尽管在这里它的使用背景与宗教改革不同。

他们的抗议被称为抗辩派，宣扬这些观点的人被称为抗辩派。抗辩派提出了抗辩书。抗辩派提出了五点辩论教义，其顺序如下。

第一是有条件的选举。第二，普遍的救赎。第三，完全的堕落与先行的恩典。第四，可抗拒的恩典。第五，有条件的坚忍。实际上，他们对此并不武断，但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辩论的问题。

简要总结一下阿民念主义的五点是有必要的。有条件的选举意味着上帝选择救赎；毫无疑问。圣经清楚地教导上帝是选民。

他是选择救赎之人。阿民念派认为这种选择是有条件的、依赖的，取决于预见到的人类信仰或缺乏信仰。有条件的选择意味着上帝选择救赎，取决于他对一个人信仰的预知。

因此，我们将要看的以弗所书 1 章、罗马书 8 章和罗马书 9 章中有关拣选的经文，其实是指上帝根据他的远见、他的预知以及他预先知道人们会如何对待福音来做出选择。如果他预见到他们会相信，那么他就会选择他们。如果没有，他就不会选择他们。

普遍的救赎意味着耶稣的死是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得到救赎。这不是一种有效的救赎。这是一种可能的救赎。

这是对每个人的赎罪，使每个人都能行使自由意志，相信基督的救赎。耶稣的死使救赎成为可能。有些人称这是一种假设的赎罪，而不是真正为救赎而购买男人、女人和男孩和女孩。

完全堕落意味着由于亚当的堕落和人类的罪孽，人们无法自救。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有些人错误地描述了阿米尼乌斯主义的五点，说他们教导人们不要堕落到深渊。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做到了。荷兰教会的气氛再次得到改革。根据海德堡和比利时信条，我们无法拯救自己。

因此，阿米念派和改革派都同意完全无能。然而，这种完全无能实际上并不存在于人类身上，因为它已被改变。它被普遍的先行恩典所改善。

普遍的。每个人都会得到这种恩典。先行的恩典。

它先于救赎而来。在一个领域，即意志，消除原罪的影响。受束缚的意志现在因恩典而得到自由，使人们能够选择基督并得到拯救。

普遍的先行恩典消除了亚当原罪对人类意志的影响，使罪人拥有了相信和得救的恩典能力。我再说一遍。改革宗神学教科书说他们教授无能为力。

卫斯理神学教科书教导恩典能力。这不是一种天生的能力。这是恩典赋予每个人的。

我的神学方法是，这些陈述必须以圣经注释为基石进行检验。可抗拒的恩典意味着罪人可以拒绝上帝的恩典并灭亡。这在圣经中是如此明显。

人们抗拒上帝的恩典，他们就迷失了。他们在自己的罪孽中灭亡。所以，恩典是可以抗拒的，对吗？阿民念主义者是这么认为的。

改革派认为，他们的对手过于简单化了。是的，人们确实会抗拒恩典而灭亡，但没有一个选民会这样做，因为上帝用福音抓住了他们，并一定会拯救他们。有条件的坚忍表明，阿民念派不确定信徒是否会脱离恩典并再次迷失。

他们说圣经中有强有力的陈述。约翰福音10:28 和 30，耶稣说，我赐给我的羊永生。他们永远不会灭亡。

没有人能从我或父的手中把他们夺去。父和我同心协力保护羊群。罗马书 8 章说，凡在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

谁能控告上帝的选民？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但他们认为希伯来书第 6 章和第 10 章的论述与这些论述相抵触，这两章显然教导他们，人们可能会脱离恩典而迷失。我们如何将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教义结合起来，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因此，他们承认圣经对保存的强烈声明，但他们争论如何将其与强烈的叛教文本结合起来。这是改革派阿米念主义与卫斯理派阿米念主义不一致的另一个地方。卫斯理研究过圣经。

他对整个旧约和整个新约都有注释。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他并没有把这当作难题或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当然，正如我之前所说，神学是发展的，阿米尼乌斯的阿米尼乌斯主义，对不起，变成了卫斯理的阿米尼乌斯主义，他拿走了问号。

人们可能会失去恩典。在他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有条件的坚持表明阿民念派是不确定的。

他们相信人们会失去恩典并再次迷失。毫无疑问，这是他们改革氛围的一部分，我尊重这一事实。虽然这不是常识，但从历史上看，阿米念主义的这五点是在加尔文主义的五点之前颁布的。

是真的吗？是的。以前真的没有颁布过加尔文主义的五点教义吗？是的。以前真的没有人相信这些吗？不，当然不是真的。

阿米尼乌斯反对改革宗的教义，但这些教义并没有被纳入任何官方的教义声明中。正如我所说，三种形式的统一只是两种形式的统一。而从这整个事情，这场争论中，产生了教规、教义和多特的官方颁布，这些确实以一种不再被争论的方式陈述了问题。

多特雷克（也称为多特）召开了一次教会大会。多特大会是荷兰教会的一次大会。因为大会是教会的法庭，而不是审查这些事情的探索委员会，所以它是一个教会法庭。

这是一个审议和司法机构，旨在评估和判断阿民念派的观点。在会议审议期间，它公布了多特会议的五点，这是对抗议书五点的逐一回应。五项准则是完全堕落、无条件的选举、有限的赎罪、不可抗拒的恩典、圣徒的坚忍。

这里有一个缩写词，TULIP，T 代表完全堕落，U 代表无条件选举，L 代表有限救赎，I 代表不可抗拒的恩典，P 代表圣徒的坚忍。实际上，很难确定这个缩写词的真正出处。顺便说一句，他们不是用英语写的。

他们当然用荷兰语、拉丁语和荷兰语写作。很难知道这些语言的历史渊源。这是一个问题。

据我所知，我的教会历史学家朋友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想法显然是多特加尔文主义者的想法。下面对这五点进行总结。

加尔文主义者同意阿米尼乌斯的观点，认为罪人无法自救，但加尔文主义者拒绝阿米尼乌斯的普遍、先行恩典概念。他们同意全然堕落，这意味着几件事。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罪人无法自救。

这也意味着，与罗马天主教神学相反，全然堕落并不意味着罪人已经坏到极点。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将是不可能的。后来，改革神学说，他们所谓的普遍恩典是上帝对所有人类的善意，包括政府、社会和警察部队等结构，这样人类就不会自我毁灭。

但他们不同意阿米尼乌斯派的观点。是的，罗马教派教授神学，即人类堕落的影响，只是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堕落的影响。改革者说这是错误的，多尔多多亚加尔文主义者也说这是错误的。

错了。保罗强调了罪孽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天哪。

罗马书 1 章和许多其他地方。整个人类都是有罪的。完全堕落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坏到极点，而是整个人类的所有能力都受到罪恶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拯救自己。

此外，这种普遍先行恩典的概念，虽然是神学杰作，但却是圣经虚构。恩典没有能力，只有无能。无条件的选举意味着选举的基础在于上帝本身，而不是人类的任何东西。

作为一名正确理解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人，我对这些标题深感不满。全然堕落听起来就像每个人都是儿童性骚扰者。无条件选举听起来就像选举毫无道理或理由。

当然，加尔文主义的五点观点必须被解读为阿民念主义观点的对立面。选举是无条件的，并不是说上帝没有理由这样做，而是这与阿民念主义认为选举是有条件的观点相悖。我自己的理解是，选举是由上帝自己的性格决定的，特别是他的爱和他的意志。

试图超越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提摩太后书 1:9 是对此最简短的总结。以弗所书 1、罗马书 8 和罗马书 9 是最好的参考，但提摩太后书 1:9，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因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直译过来就是，在永恒的时代之前。

我现在甚至不喜欢 ESV 了。上帝的旨意是他的意志，他的恩典是他的爱。如果我们把它推到极限，我为什么得救？我相信福音。

这就是最终的声明吗？不。耶稣为我的罪而死。这就是我所相信的，是为了得救。

这就是终极宣言吗？我跳过了一句。我相信福音。这就是终极宣言吗？不是。

圣灵打开了我的心。这就是终极目标吗？不。耶稣死而复活，拯救了我，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拯救的信仰。

这是最终的陈述吗？不是。神秘的是，最终的陈述是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在基督里选择了我们。关于这一点以及这些事情如何相互关联，后面会详细介绍，但这四个都是正确的。

有限或明确或特定的赎罪意味着，尽管十字架带来了普遍的益处，但耶稣的死是为了拯救选民，而不是每个人。有限的赎罪听起来好像基督的工作缺少了一些东西。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所以我不会再喘不过气来了，但哎呀，也许哎呀是合适的。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赎罪是普遍的。它奠定了福音的普遍免费提供，并使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但救赎，上帝的救赎意图仅限于他的子民，那些天父选择的人，圣子救赎的人，以及那些圣灵努力将他们带到基督身边的人。耶稣不仅使救赎成为可能，而且正如启示录 5 所说，上帝的羔羊啊，你用你的死赎回了，实际上在希腊语中是blike，它是一个部分属格，你从每个部落、每个语言的人民和国家赎回了。

每个译本都说某些人、人民、信徒或人类。你必须在那里加一个词。也就是说，每个部落、语言、人民和国家，如果你愿意的话，代表圣经中的世界，都是一个大圆圈，他购买的总和是其中的子集。

那不是潜在的、假设的或普遍的赎罪。哦，那是普遍的，因为他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种语言和方言、每个地方赎买了一些人，但他用自己的死亡赎买了他们。我听起来像是有偏见吗？是的。

有限、明确或特定的赎罪意味着基督的死并非为了让救赎成为可能或假设，而是为了真正拯救他的人民脱离罪恶，否则他们就不会得救。不可抗拒的恩典并不否认罪人成功地（用引号）抵抗上帝的救赎恩典直至死亡，而是否认没有一个选民这样做。上帝是天堂的圣猎犬，他得到了他的男人，他得到了他的女人，他坚持不懈，直到我们相信他的儿子。

当然，那些因自己的罪孽而灭亡的人会抵制他的恩典，但天父赐给儿子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会拒绝他的爱和爱的召唤，直到死亡。因为天父把他们给了儿子，约翰福音 6。天父把他们吸引到儿子身边，约翰福音 6。他们在同一章中来到儿子身边，相信他。耶稣赐予他们永生，保守他们，保护他们，并在末日使他们复活。

圣徒的坚忍意味着上帝与他们同在，保佑他们直到最后，他们也坚守信仰。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真正的信徒并非完美无缺。我缺少他的几个副词。

虽然他们不是完美和始终如一的，但他们一直坚持着，有时即使跌倒了，他们也会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靠着上帝的恩典继续坚持下去。他们可能会堕

落，这是我的用语，奥古斯丁说，他们可以堕落，但不会完全堕落。换句话说，他们可能会部分和暂时堕落，但上帝的恩典不会让他们一直堕落下去。

作为一名牧师，甚至作为一名培训牧师的教授，将神学应用到生活中是很困难的，我们当然不能总是用简单的黑白两色来看待事物。生活中有很多灰色地带，牧师需要很多智慧和圣灵才能成功地将圣经的真理应用到生活中，但我们需要努力去理解这个真理，我们需要尽最大努力将它应用到生活中。坚持不懈也意味着信徒不仅仅是宣称信仰基督，而且要一直相信到最后。

今天，我们承认这五项教规是加尔文主义的五点。尽管名称如此，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五点并非来自 16 世纪的约翰·加尔文，而是来自 17 世纪荷兰的多特会议。它们并不代表。此外，它们并不代表加尔文主义的完整表述，加尔文主义除了这五点之外还包含太多真理。

事实上，把它们视为改革宗信仰的全部内容是一种误解。多特五条信条代表了荷兰加尔文主义者对亚美尼亚抗议的反驳。假设你持有某种政治观点。

把你的观点的本质称为对对手攻击你立场的反驳是否公平？我认为不公平。不，那应该是你陈述的一部分，但你有权以积极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改革宗信仰比加尔文主义的五点要重要得多。通过公布这些观点，荷兰改革宗正式重申了它对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宿命论观点的接受，并认为阿米尼乌斯对改革宗信仰的解释超出了界限。

多特会议的教规被添加到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要理问答中，构成了三种统一形式。荷兰改革教会和世界各地改革教会的教义标准。我们将通过查尔斯·哈登·司布真和 Hyperists 的话语来完成对历史观点的侦察。

查尔斯·哈登·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 年至 1892 年）在乡村公理会教堂长大，该教堂基本信奉加尔文主义，表现出非凡的布道能力。20 岁时，他被任命为浸信会成员，几年后被召唤到伦敦新公园街教堂。刚到那里，他就卷入了与极端加尔文主义的争论中。

我可能会说司布真自学成才。他确实尝试过去神学院，一所神学院，但由于上帝的安排，他去了一个房间，而院长去了另一个房间，两者从未在一起见过面。他得出结论，上帝不想让他去上学，所以他自学成才。

自学成才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伤害，令人惊讶的是，如今在世界各地，他的布道仍然受到尊重和引用。我想说，我的牧师至少在每一场布道中都会引用他的布道。他对圣经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他强调主修，轻视次修，并且具有将上帝的真理应用到上帝子民身上的非凡能力，从他自己开始。天哪。他才 20 出头。

伦敦的牧师全都是加尔文主义者，通常是加尔文浸信会教徒，他们的年龄足以做他的父亲。然而，他们所教的东西是错误的。这是极端加尔文主义，作为一个年轻的毛头小子，他抵制了他们，但并非出于恶意。

教会报纸是当时的主流。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参与那里的辩论。

他在讲台上做到了这一点。他带着尊重做到了这一点。他坚定地做到了这一点，最终，他赢得了这场战斗，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以下是五个要点。顺便说一句，这五个要点并不是超主义的。第一，上帝爱选民，而不是非选民。

第二，没有普世的福音呼召，只有对选民的有效呼召。正如多特所言，你不会不加区别地传福音。多特信条说你应该随意地传福音。

混乱。你喜欢这样吗？哦，不，不，不，不。你只向选民传福音。

是选民。我们不能走到人们面前，从他们的裤子后面拉出衬衫，发现上面有一个“E”，代表选民。

我们毫无差别地传福音，上帝会吸引他的子民归向他。圣灵通过传讲福音来做到这一点。不信并不是罪。

喘息。抱歉，忍不住喘息。不信不是罪，因为非选民不可能相信。

圣经认为不信是一种罪。任何不接受这种加尔文主义的观点都不是基督教。遗憾的是，我看到一些极端加尔文主义的网站也支持这种做法。

事情是这样的。你从圣经及其强有力的陈述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加尔文主义救赎论、改革救赎教义，然后你提升这些陈述，并贬低其他圣经陈述，这些陈述教导祈祷的功效、上帝拯救罪人的愿望、广泛传播福音等等。你用圣经来反对圣经本身。

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神学方法。加尔文主义体系认为神的力量完全压倒了人类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司布真称其为超自然主义，并将其拥护者称为超自然主义者。

从那时起，这种思想就被称为极端加尔文主义，不幸的是，这种思想至今仍然存在。极端加尔文主义的领袖詹姆斯·韦尔斯在浸信会杂志上严厉谴责司布真。司布真除了在布道中回应这些攻击，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这令许多信徒感到失望。

我不仅对他的神学智慧和一流的布道能力感到惊讶，而且对他的政治智慧感到惊讶，如果你愿意的话，公开地，他没有卑躬屈膝。他们是他们的对手，但他没有卑躬屈膝地公开亵渎信徒。司布真说，首先，上帝对他的选民的至高无上的爱。

上帝对全人类都有一种普遍的爱，但对他的子民却有特殊的至高无上的爱。第二，尽管超主义者声称相反，但福音的呼唤是普遍的。司布真说，超主义者太正统，无法遵从意志。

他们想先搞清楚谁被指定来赴宴，然后才邀请他们。哈哈，主差遣他们到大街小巷，邀请所有人来。确实，正如后文所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不是相反。很多人被选中，所以我们只邀请少数人。不，我们不是上帝。

我们不接受他的角色。天哪。第三，基督邀请任何愿意的人来到他身边。

这意味着那些拒绝他的人会给自己带来谴责。司布真的教导并非原创，而是对奥古斯丁和加尔文教导的宿命论历史观点的重新表述，并在 19 世纪末的英国广为流传。部分由于司布真的基督教证言和作为传道者的卓越表现，传统加尔文主义最终在英国某些浸信会中获得了比极端主义更广泛的认可。

事实上，超级主义者成为了根深蒂固的少数派。但到了 19 世纪末，加尔文主义在英国福音派中已被阿米纽主义所取代。不过这也无所谓，因为双方都不再关心对方，因为双方都专注于超越他们的新的第三党派，即神学自由主义，它几乎不关心任何正统教义，包括选举。

也许我会在下一讲中简要回顾一下司布真的想法，因为它们非常好。但之后我们将开始以系统的表述方式进行选举，即选举教义的系统神学。

这是罗伯特·彼得森博士及其关于救恩的教导。这是第 5 节，选举，历史侦察。